



稻穗。资料图

东坡笔下的农耕场景

苏东坡没有系统的农学著作问世，也没有人将他视为一位农学家，但对于粮食生产的那些事，古代文人中比他更懂行的，也不太多。

东坡年少时便接触过农耕，一辈子热心于农事，还积极推广农具，连元代的《王祯农书》提到或引用东坡的文字都不下十处。

“岁二月，农事始作。四月初吉，谷稚而草壮，耘者毕出……”东坡为家乡所作的《眉州远景楼记》，详细记述了当地水稻种植的过程，特别是对农民在田中除草描写得很细致，如果不是很懂行的人，很难写出这样的文字。

在东坡其他的诗文中，也可见其对水稻生长观察入微。他在给弟弟的诗中写道：“露珠夜上秋禾根”。东坡注解：“夏秋之交，稻方含秀，黄昏月出，露珠起于其根，累累然忽自腾上，若有推之者。或入于茎心，或垂于叶端。稻乃秀实”。这段文字描写了白露时节水稻生长结穗的过程。

此外，东坡谪居儋州期间曾写道：“海南秣稻，率三五岁一变，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，今岁乃变为马眼糯，草木性理，有不可知者。”这说明当时儋州人经常更换种植的稻谷品种，前几年刚种铁脚糯，忽而又变成了马眼糯。

种稻离不开农具的运用，苏东坡在今湖北时，发现了一种新颖的农具，计划“异日详问其状”，即改天详细了解一下这东西是怎么加速的，以便推广。

东坡所说的农具就是“行泥中极便”的秧马，后来他专门作了《秧马歌》：“春云蒙蒙雨凄凄，春秧欲老翠萋萋。嗟我妇子行水泥，朝分一垅暮千畦。腰如箠篲首啄鸡，筋烦骨殆声酸嘶。我有桐马手自提，头尻轩昂腹胁低。背如覆瓦去角圭，以我两足为四蹄。”

农民弯腰弓背插秧很辛苦，于是古人发明了可在水田中坐骑的秧马。它形似小船，头尾翘起，中间低凹，农夫两腿跨坐于“船背”上如同骑马，在宋代的水田里，有时可以看到数匹秧马同时前进的场景。

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”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”……每次读到海子这首诗，我总会想到苏东坡，不论命运如何不公，他总能超然处之，关心粮食和蔬菜，做生活中具体的人、幸福的人。

他走到田野上，走进百姓中，去看春耕的长势，去瞧秋麦的收成。甚至，在黄州那块名为“东坡”的土地上，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农民，种茶、种菜、种粮食。最后，“东坡”这个词，也由一块普通土地的名称，变成了一个流传千年的文化坐标。今天，我们不妨回归那块土地，从那里长出的粮食中，找寻东坡的精神密码。

稻禾情深忧民生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君芳

▼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排岸村的水稻田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



湖北省黄冈市苏东坡纪念馆展示的东坡耕作归来场景。



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的麦田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

吃货东坡眼中的粮食

东坡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，无论处于何种境地，他总是认真对待一蔬一菜、一饭一汤。那么，寻常的稻米、麦面，在东坡那里又能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？

如今，在湖北黄州的美食中，有一种东坡留下的特色饭食，名为“二红饭”，东坡曾为此撰文。“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，卖之价甚贱，而粳米适尽，乃课奴婢舂以为饭……今日复令庖人，杂小豆作饭，尤有味。老妻大笑曰：‘此新样二红饭也。’”

在黄州时，东坡一家生活困窘，粳米吃尽，而大麦的售价很低，于是他叫人捣去大麦的皮壳做饭吃，又将大麦与小豆混在一起，做成了“二红饭”。

大麦甘滑味长，小豆味香，二者合而为饭，富有新意。“二红饭”是否好吃，有多好吃，可能要因人而异，但东坡用心调制食物，体现了他乐观豁达、随遇而安的心境。

晚年，苏东坡来到海南儋州，也在当地留下了许多美食故事。薯芋曾是海南先民的重要主食种类，东坡曾提到“海南以薯为粮，几米之十六。今岁薯菜不熟，以客舶方至，市有米也”。当时，红薯是海南本地人的主要口粮，薯未成熟时，船舶运来外地的米，市场上才有米卖。

在东坡笔下，用稻米、麦面做成的美食有不少。如东坡在《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》中写道：“城西忽报故人来，急扫风炊麦饭。”麦在北方是常见的粮食种类，麦饭以蒸制手法做成，如今仍是陕西的名小吃。

“甚欲去为汤饼客，惟愁错写弄璋书。”这是东坡在《贺陈述古弟章生子》中所写，其中的“汤饼”是水煮的面食，即古人对面条的一种称谓。

海南秣稻，率三五岁一变，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，今岁乃变为马眼糯。

苏轼《马眼糯说》

关心稻麦背后的民生疾苦

东坡是一位美食家，但又不是一个单纯的“吃货”。每每看到粮食，他总能想到背后的民生疾苦。他关心的不仅仅是稻麦，还有稻麦背后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。

寓居儋州时，东坡心忧当地百姓吃不饱饭的问题。他分析认为，海南“以贸香为业”，所产粳米供应不足。同时他又发现，海南岛上有大量荒田待垦，于是他写下六首劝农诗，劝民务农，以改善生活状况。此外，东坡还劝当地百姓打磨农具、清除杂草、开辟荒野，将荒地变成可耕作的良田，适时栽培，做到“春无遗勤，秋有厚冀”。

在海南，东坡还曾写下“茶枪烧后有，麦浪水前空”，小麦耐旱怕涝，“麦浪水前空”便是东坡对眼前麦苗生长前景的担忧，也是对农民生计的忧虑。

其实，这种对农民的情感，在东坡仕途早期就已展露。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36岁的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。这一年，江南秋雨成灾，粮食歉收，东坡目睹了当地农民遭灾的惨状，于是他写下《吴中田妇叹》，“今年粳稻熟苦迟，庶见霜风来几时。霜风来时雨如泻，杷头出菌镰生衣。眼枯泪尽雨不尽，忍见黄穗卧青泥！”本来稻谷就熟得迟，结果还来了霜风急雨，导致金黄的稻穗被吹落在了青泥中。

“茅苫一月垅上宿，天晴获稻随车归。汗流肩赧载入市，价贱乞与如糠粃。”在田里没日没夜抢收，把稻谷挑到市场上卖，汗流浹背，肩膀通红，价格却十分低廉。东坡的这首诗，写出了农民种稻的曲折艰辛，真实感人、饱含深情。

苏东坡以文传世，但在他自己看来，创作再多的名篇佳作，也不如多一些能让百姓远离饥馑的粮食。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有感于为百姓做得不够多，即将卸任密州知州的东坡在给继任者的信中，愧疚地写道：“秋禾不满眼，宿麦种亦稀。永愧此邦人，芒刺在肤肌。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饥……”

“秋禾满眼，宿麦不稀”正是东坡关于粮食生产的美好希冀。☞

